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22 Nov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9 年 11 月 20 日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第 [2471\(2019\)](#) 号决议延长了任务期限的专家小组成员谨在此转递根据该决议第 3 段提交的中期报告。

该报告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审议了报告。

专家小组谨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中期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印发为荷。

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

Emilio Manfredi (签名)

专家

Mark Ferullo (签名)

专家

Dean Gillespie (签名)

专家

Andrei Kolmakov (签名)

专家



根据第 2471(2019)号决议提交的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

摘要

在《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签署一年多之后，《协议》得到了选择性的执行，国际支持也并非协调一致，从而导致陷入危险的僵局。这已导致全国各地和难民营中有数以百万计的脆弱和痛苦不堪的平民，他们正在等待在陷入僵局的和平进程上取得政治突破，这样的进程有可能使最近取得的相对安全和人道主义成就发生逆转。

《协议》签署方没有为在未决问题上妥协、从而促进合法组建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意愿、信任和迫切性。特别是，现任政府在与过渡期安全安排、军队统一以及州的数目和边界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妥协意愿有限。

打破僵局的国际努力更侧重于支持萨尔瓦·基尔总统与里克·马沙尔的面对面会晤和就组建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达成协议，而不是就少数未决问题达成谅解。迄今为止，调解努力并未推进《协议》的执行。在过去一年中，政府间发展组织和与南苏丹相邻的会员国，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没有充分和协调一致地参与和平进程。政府尤其从该区域不协调一致的做法中受益。

政府一直不愿意拨出足够的资源，以全面执行过渡前的条款，特别是安全安排。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没有让其战斗人员进驻，也没有为必要联合部队提供足够的力量。与此同时，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在过去一年中，国家安全局在《协议》所载安全安排之外，从前瓦拉布州各社区招募了一支至少有 10 000 名战斗人员的部队。

政府还采取了分裂和拉拢《协议》签署方和非签署方领导人的策略。专家小组已证实，在 Maiwut 州，政府利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内部的冲突削弱其权力基础。政府还企图削弱新的非签署方联盟——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同时继续在实地对该联盟的一个成员——民族拯救阵线发动军事进攻。政府的策略有破坏停火的风险。

在该国很多地区维持一年的相对安全后，人道主义准入情况得到了改善。不过，人民还没有体验到和平的红利。专家小组发现了持续侵犯人权的证据，包括在前团结州和瓦拉布州招募儿童，以及在前团结州和中赤道州故意使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手段。政治和公民空间依然封闭。特别是，国家安全局继续未履行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逮捕民间社会成员，并拘留政治活动家，比如 Peter Biar Ajak 和 Kerbino Wol Agok。

签署方没有优先考虑《协议》中涉及人权和追责的方面以及冲突的根本原因，比如对自然和公共资源的争夺。在该国石油和非石油收入的财务管理方面，政府没有提高透明度，也没有加强监督。对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和贸易一直在继续。

例如，专家小组发现，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领导人都在前中赤道州和东赤道州为其所控制的地区继续非法开采和买卖木材。

该区域没有协调一致地执行武器禁运，也没有执行对受制裁个人实施的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专家小组证实了乌干达军队在耶伊河州不同地区驻扎的证据，包括 2019 年 10 月的一次部署，这违反了武器禁运。

目录

	页次
缩写	6
一. 背景	7
A. 任务授权和旅行情况	7
B. 方法	7
C. 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7
二. 冲突的最新动态和武装团体	8
A. 和平执行和武装团体	8
B. 区域事态发展和背景	11
三. 军火和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12
四.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13
A. 人道主义准入和粮食不安全	13
B. 在冲突中招募儿童	14
C.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14
D. 侵犯人权和追责	14
五. 资金和自然资源	16
A. 过渡政府与公共资源	16
B. 非石油收入征收	16
C. 石油行业透明度	17
D. 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木材开采案例研究	18
六. 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执行情况	19
A. 资产冻结	19
B. 旅行禁令	20
七. 结论	20
八. 建议	20

附件*

I. Communiqué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the consultation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22
II. Case study on internal fighting among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in Opposition in Maiwut State	24
III.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utside the pre-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of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27
IV.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led to the standoff on 7 October 2019 at the Blue House	28
V. Gold in South Sudan.....	29
VI.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Planning letter of dismissal of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Revenue Authority.....	31
VII. Participation of Gabriel Jok Riak (SSi.001) in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games	32

* 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缩写

伊加特	政府间发展组织
苏人解	苏丹人民解放军
苏人解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
苏人解运动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
苏人解运动反对派	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派
SSPDF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前苏人解)
难民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南苏丹特派团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一. 背景

A. 任务授权和旅行情况

1. 安全理事会第 [2206\(2015\)](#) 号决议对助长南苏丹冲突的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制度,并设立了一个制裁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指认了将对其实施定向制裁的 6 名个人。随着第 [2428\(2018\)](#) 号决议的通过,安理会对南苏丹领土实行武器禁运,并在被指认个人名单上增加了两人。安理会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通过第 [2471\(2019\)](#) 号决议,把制裁制度延长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2. 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 号决议还将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使其可能提供信息和分析,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与可能指认可能从事第 [2428\(2018\)](#) 号决议第 13 至 15 段所述并经第 [2471\(2019\)](#) 号决议重申的活动的个人和实体有关的工作。
3. 2019 年 7 月 2 日,秘书长经与委员会协商,任命了 5 名专家小组成员(见 [S/2019/544](#))。人道主义专家尚未承担职能。
4. 自 2019 年 8 月以来,专家小组成员已前往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南苏丹、苏丹、乌干达和美利坚合众国。

B. 方法

5. 本报告是在专家小组开展的研究以及对南苏丹政府、其他会员国、区域实体、国际组织和商业实体提供的文件所作审查的基础上编写的。报告还借鉴了专家小组先前的工作,包括以往提交安全理事会和委员会的公开和机密报告、数百次访谈以及各种来源提供的大量可靠信息。由于联合国的流动性情况,本报告比专家小组以前的中期报告短。
6. 专家小组遵循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报告([S/2006/997](#))所建议的标准。这些标准要求依靠经核实的真实文件、具体证据和专家的现场观察。为达到适当的证据标准,专家小组利用多个独立消息来源证实了本报告所载信息。
7. 专家小组以尽可能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优先考虑在必要时进行保密。如果披露某个消息来源、某份文件或某个地点可能危及消息人士的人身安全或破坏专家小组正在进行的调查,则此来源、文件或地点被视为机密。

C. 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

8. 虽然专家小组独立于联合国各机构开展工作,但它要感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在实地提供的支持,也感谢其他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意大利布林迪西和纽约的工作人员。

9. 专家小组会晤了南苏丹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总参谋长、信息、通信与邮政服务部长和财政与经济规划部长、外交与国际合作部、石油部、矿业部、农业和林业部以及南苏丹银行代表、议会议长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很多官员。

10. 经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8 段强调，专家小组必须与有关会员国、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南苏丹特派团磋商，专家小组据此与会员国和此类机构进行了广泛磋商。

11. 专家小组在南苏丹和其他地方会晤了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代表。专家小组还与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和南苏丹人权委员会代表进行了磋商。

二. 冲突的最新动态和武装团体

A. 和平执行和武装团体

12. 自其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提交最后报告(见 S/2019/301)以来，专家小组注意到，2018 年 9 月 12 日核可的《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签署方在八个月的过渡预备期及其延长的六个月期间内在执行《协议》的条款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专家小组注意到，在组建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的最后期限即 2019 年 11 月 12 日之前，有选择地执行《协议》规定的主要措施，特别是现任政府这样做，使很多问题未得到解决，加剧了签署方之间现有的不信任，并阻碍了所有签署方永久返回朱巴，特别是里克·马沙尔。¹

13. 特别是，签署方未能解决和执行过渡期安全安排和军队统一进程(《协议》第 2.2 条)；就州的数目和边界以及中央权利下放达成最终共识(第 1.15 条)；一项旨在将《协议》纳入《过渡期宪法》的宪法修正案(第 1.18.1.1 条)；以及政府部长职务的分配(第 1.12 条)。² 未能解决一些相同的未决问题，使得之前 2016 年 7 月的和平协议突然崩溃，并导致再次爆发战争。³

14. 《协议》是一项综合协议，规定了雄心勃勃的最后期限，但签署方尚未予以遵守。⁴ 在过渡预备期延长之后，区域和国际调解人强调了萨尔瓦·基尔总统

¹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高级代表、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国家安全局、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代表、外国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² 同上。

³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亚的斯亚贝巴、喀土穆、坎帕拉、内罗毕和纽约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官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代表、当地和国际分析家、外国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⁴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高级代表、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代表、外国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与马沙尔先生举行面对面会晤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突破，将克服在执行过渡预备期任务方面发生的延误。⁵

15. 自 2019 年 9 月初以来，基尔先生和马沙尔先生在朱巴举行了两次会晤，但没有就尚未完成的过渡预备期任务达成全面解决办法。两位领导人于 9 月 11 日至 14 日在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格洛中将(人称“Hemedti”)的主持下举行了会晤。10 月 20 日，在安全理事会成员访问朱巴期间，这两位领导人再次会晤。⁶

16. 这些个人会晤并没有使该国走上可持续和平的道路。10 月的会晤后，马沙尔先生表示，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不会参加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并且在不进一步延长过渡预备期的情况下引发了战争风险。基尔先生则重申了他如期组建重振后的过渡政府的计划，他指出，该政府将就未决问题作出决定。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南苏丹特派团团长支持这一立场。⁷

17. 根据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协议》各签署方的政治和军事代表的对话，专家小组评估认为，一些未决问题将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解决。⁸ 例如，建设一支 83 000 人的强大的必要联合部队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原定计划。到 2019 年 10 月 7 日，只有 7 474 名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人员已登记，而反对派战斗人员约为 32 000 人。⁹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也尚未使平民区非军事化(第 2.2.3.1 条)，尚未收缴远程和中程重型武器(第 2.2.3.2 条)，尚未公布部队位置、规模和武器地图(第 2.2.3.4 条)。¹⁰

18. 关于州及其边界问题，9 月 12 日，基尔先生和马沙尔先生商定组建一个委员会，在独立边界委员会未能就关于从目前的 32 个州恢复为 10 个州的多数提案达成共识后，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

⁵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纽约、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国际和区域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见附件一。

⁶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成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代表、民间社会成员、记者、社区领袖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见 *Radio Tamazuj*, “Kiir and Machar: we have made progress in talks”, 11 September 2019。

⁷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成员、国家安全局代表、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工作人员、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外国外交官、外国和当地分析家以及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见联合国新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南苏丹领导人加快就和平协议采取行动”，2019 年 10 月 21 日，以及 *AP News*, “South Sudan’s opposition leader warns of return to civil war”, 20 October 2019。

⁸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成员、国家安全局、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南苏丹特派团高级工作人员、外国外交官、外国和当地分析家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⁹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特派团和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工作人员、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人解反对派高级官员、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成员、民间社会成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⁰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亚的斯亚贝巴和坎帕拉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国家安全局、苏人解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军事领导人、民间社会成员、南苏丹特派团、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以及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协议》制定的。¹¹ 被指定加入这一新设委员会的政府官员迄今没有出席任何会议。¹² 专家小组评估认为，基尔先生不愿意改变州和边界的现况，因为改变会使其丁卡族权力基础的各部分不悦，也会限制分配给效忠政府人士的地方行政职位。¹³ 与此同时，马沙尔先生意识到，在政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情况下进入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有可能使其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疏远。特别是，这些选民包括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核心努埃尔人基础之外的支持者，比如 Johnson Olony 将军领导下的希卢克人、Fertit 社区以及前东赤道州、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仍然忠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大多数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已经失去很多支持者，他们转而支持一个未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即 Thomas Cirillo Swaka 将军领导的民族拯救阵线。¹⁴

19. 专家小组注意到，政府对现状的偏爱导致有选择地执行《协议》中关于财务透明度的条款。¹⁵ 政府没有履行其为执行和平进程支付足够资金的义务，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也没有透明地管理其资金(第 1.4.8 条)。尽管政府在 2019 年 5 月承诺为和平进程支付 1 亿美元，这与最初 2.85 亿美元预算相比已经大幅减少，但政府只分配了大约 3 500 万美元。¹⁶

20. 专家小组还质疑政府对全面执行《协议》的承诺，发现政府旨在拉拢反对派签署方加入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这相当于以经济或政治利益换取支持。¹⁷ 这一策略在南苏丹反对派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中证明是成功的，该联盟事实上已分裂为多个团体。有些团体准备在 11 月 12 日加入重振后的过渡政府，而有些团体则表示反对，比如由 Lam Akol 领导的全国民主运动。¹⁸

21. 政府对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采用了类似的拉拢战略。专家小组已证实，政府企图利用内部政治分歧和次族裔紧张局势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内部挑起代理冲突，并削弱马沙尔先生的权力基础的团结。在 Maiwut 州，专家小组

¹¹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独立边界委员会成员、边界专家、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成员、民间社会代表、南苏丹特派团官员、区域情报人员、外国外交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²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官员、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和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以及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¹³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丁卡族长老和社区领袖、民间社会成员、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以及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⁴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希卢克族、Fertit 族和赤道族成员、民间社会成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⁵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官员、国家安全局、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南苏丹反对派联盟、区域情报人员、民间社会成员、丁卡族长老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¹⁶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国家安全局、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南苏丹反对派联盟、国际外交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¹⁷ 同上。

¹⁸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和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反对派联盟领导人、民间社会成员和区域情报人员进行的访谈。

证实了这一信息，即包括第一副总统塔班·邓·盖和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影响了 James Ochan Puot 少将从苏人解反对派变节投靠政府的行为(见附件二)。¹⁹

22. 基尔先生没有表现出放弃国家安全局保留的主要安全权力的意图，国家安全局的运作仍然不受制约。正如专家小组以前报告的那样，国内安全局局长 Akol Koor Kuc 中将继续压制异见，无视法律正当程序(见第四节)。²⁰

23. 专家小组证实，与和平协议的条款(第 2.1.8 条)相反，国家安全局从前瓦拉布州的几个社区(戈格里亚勒、通季和特维克)招募了一支至少有 10 000 名战斗人员的新部队，这些战斗人员自 2019 年 8 月以来一直在南通季县的 Yithkuel 进行训练。与此同时，专家小组正在追踪的迹象是，国家安全局部队在《协议》为必要联合部队所作安排之外，在朱巴以西 40 公里处 Luri 的国家安全局设施中接受了步兵和城市作战方面的额外训练(见附件三)。²¹

24. 在几个月的分裂之后，未签署协议的武装和政治团体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该联盟寻求为政府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提供另一种选择。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由民族拯救阵线、保罗·马隆将军领导的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和新成立的真正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组成，该运动由苏人解运动前被羁押人员 Pagan Amum Okiech 和 Oyay Deng Ajak 领导。新联盟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表示，它致力于停火和并行的和平进程，这一进程具有包容性、消除冲突的根源并促进实现有尊严的和平。²²

25. 政府尽量减轻非签署方立场的相关性，同时试图拉拢南苏丹反对派运动联盟领导人，并操纵内部动态，以削弱该运动。²³ 与此同时，专家小组发现有证据表明，政府对前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的民族拯救阵线基地发动了攻势(见第四节)。

B. 区域事态发展和背景

26. 在非洲之角局势日益缓和的背景下，政府和反对派于 2018 年 9 月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为了启动和平进程，苏丹和乌干达参与进来，以补充由

¹⁹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内罗毕、喀土穆、坎帕拉和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塔班·邓·盖派系高级代表、Gajaak 努埃尔人社区领袖、长者、民间社会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⁰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出于安全原因保密的地点与安全部门高级官员、民间社会成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¹ 同上。

²²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和出于安全原因保密的地点与国家安全局、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和真正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进行的访谈。

²³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和坎帕拉以及通过电话与民族拯救阵线、南苏丹联合阵线/军队、真正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高级领导人、政府成员、民间社会成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埃塞俄比亚主持的区域机制即伊加特的调解工作。自那时以来，该区域参与和平进程的程度参差不齐，从而助长了选择性的执行。²⁴

27. 支持和平进程的区域支援尚未制度化，导致各项政策为《协议》的签署方、特别是政府利用不协调一致的调解留有余地。伊加特未能召开早就该举行的首脑会议常会，在这次常会上应确定轮值主席的交接以及在喀土穆限制马沙尔先生行动的情况，这表明邻国的优先事项相互竞争。²⁵

28. 在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哈桑·巴希尔(《协议》的主要担保人之一)被免职，以及由高级军官、准军事民兵和平民组成的过渡政府就职，使该国与南苏丹的接触放缓。最近任命的苏丹政府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推动下，一直在通过保证南部石油流入其领土和利用南苏丹政府与苏丹武装团体进行调解的视角，与南苏丹各方重新接触。²⁶ Hemedti 中将正在领导苏丹的调解工作。

29. 乌干达没有始终如一地参与南苏丹的调解进程。专家小组注意到，乌干达在参与时，使现任政府更大胆地持有强硬立场。²⁷ 此外，专家小组还证实了这一信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在南苏丹境内，这使乌干达在推动执行《协议》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复杂化(见第三节)。²⁸

30. 伊加特现任轮值主席国埃塞俄比亚和继任轮值主席国的最高候选国肯尼亚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和外交意愿来协调一致地支持和平进程。有限的接触，比如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 2019 年 3 月 4 日和 10 月 14 日的访问，以及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和基尔先生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双边会晤，并没有促成充分执行《协议》的过渡前条款所需的持续存在和压力。²⁹

三. 军火和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31. 专家小组继续监测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对南苏丹实施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

²⁴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朱巴、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坎帕拉和喀土穆以及通过电话与区域外交官和情报人员、外国外交官和分析家以及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⁵ 同上。

²⁶ 2019 年 10 月在朱巴、喀土穆和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区域和国际分析家、区域情报人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⁷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坎帕拉、朱巴、亚的斯亚贝巴、喀土穆和内罗毕与区域情报人员、外国外交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⁸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区域情报人员、外国外交官和分析家以及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²⁹ 同上。

32. 专家小组继续收到关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部队驻扎在耶伊河州不同地区的多次可信报告，包括 2019 年 10 月的一次部署。³⁰ 乌干达没有按照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 段提出的、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的要求，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申请任何豁免。

33. 自专家小组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提交最后报告以来，有几个会员国已请求委员会给予武器禁运豁免，以便为支持执行《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条款提供物资。迄今为止，中国、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已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f)段所载、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的规定向该委员会递交了豁免请求。对于最近的两次请求，一个案例中的最终收货方是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另一个案例中的收货方是南苏丹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而不是根据《协议》设立的联合技术机制之一。

34. 专家小组注意到，一旦委员会批准豁免，就没有对核准的交货进行监督。因此，专家小组没有能力监测这些交货情况。

35. 此外，在提交本报告时，与南苏丹相邻的任何会员国都没有按照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8 段提出、并经第 2471(2019)号决议延长的要求提交任何检查报告。这限制了专家小组监测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的能力。不过，专家小组继续追踪很多有可能违反武器禁运的线索。

四.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36. 南苏丹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岌岌可危，自《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签署以来，大多数平民的生计没有得到改善。南苏丹有 700 多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230 万平民作为难民在邻国生活，大约 150 万南苏丹人仍然在境内流离失所。大多数南苏丹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³¹

37. 专家小组发现，在过去一年中，虽然一些南苏丹难民返回了本国，但其中很多返回是暂时的。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那些在平民保护点避难的人，以及与专家小组成员交谈过的难民，都觉得无法返回家园，很多家园已被永久占领或摧毁。³²

A. 人道主义准入和粮食不安全

38. 该国安全局势的改善缓解了过去阻碍援助的一些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不过，人道主义人员仍在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在 2019 年 7 月和 8 月，不隶属任何

³⁰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苏人解反对派和民族拯救阵线工作人员、区域情报人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³¹ 欧洲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业务总司，《南苏丹危机报告，第 61 号》(2019 年 10 月)。

³²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本提乌和耶伊(南苏丹)、朱巴、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平民、平民保护点居民、南苏丹特派团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民间社会成员和社区领袖进行的访谈。

团体的犯罪分子或国家安全部门制造的 79 起事件影响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专家小组发现，据报告，2019 年 8 月和 9 月绑架事件有所增加，特别是针对当地援助承包商和司机的绑架事件。³³

39. 2019 年“青黄不接季节”，粮食不安全现象略有减少，原因是未发生激烈冲突，市场准入也有所改善。不过，粮食不安全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超过 630 万南苏丹人仍然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10 000 人处于类似饥荒的状况中。³⁴

B. 在冲突中招募儿童

40.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号决议，专家小组调查了与在冲突中使用和招募儿童有关的侵权行为。虽然自《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签署以来，南苏丹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一直在减少，但专家小组收到了多项关于前团结州和瓦拉布州持续招募儿童的指控，包括强迫招募儿童的指控。专家小组发现，武装团体招募儿童，作为更大规模招募战斗人员的一部分，目的是满足营地的需求，往往是为了增加人数(见附件三)。³⁵

C.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41. 专家小组注意到性暴力、尤其是强奸如何被用作蓄意的军事战略(见 S/2018/292)。尽管《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条款要求停止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但专家小组已收到的报告称在前团结州和中赤道州发生了广泛的事件。在前中赤道州，专家小组收集了关于因军事行动而导致妇女(包括未成年人)遭受性暴力案件的多份证词。特别是，政府安全部队利用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打击据称支持民族拯救阵线的人和表达异见的平民，以压制批评意见。³⁶

D. 侵犯人权和追责

42. 尽管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其中要求保护人权和政治权利，但政府没有按照协议开放公民和政治空间。专家小组注意到，根据第 2.1.6 条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所有战俘和被拘留者的工作尚未完成。相反，专家小组发现，政府已将出于政治动机的拘留重新归类为刑事事项。³⁷

³³ 欧洲平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业务总司，《南苏丹危机报告，第 61 号》(2019 年 10 月)。

³⁴ 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南苏丹，2019 年 8 月。可查阅：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South%20Sudan_Key_Messages_August_2019.pdf。

³⁵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本提乌和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工作人员、人道主义人员、民间社会、社区领袖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³⁶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本提乌和耶伊以及朱巴并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成员、社区领袖、平民、人道主义人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³⁷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坎帕拉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政府官员、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高级别军事情报人员和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苏人解运动反对派、民间社会成员、律师、社区领袖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43. 此外，专家小组证实，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继续在过渡预备期内任意拘留个人。特别是，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事情报人员于 2019 年在朱巴和该国其他地区拘留了数十名青年。政府指责被拘留者同情表达对其不利的关切的团体，如红牌运动和其他反对力量。专家小组证实了以下信息：大多数被拘留的个人仍然在国家安全局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军事情报设施中，无法获得法律咨询和正当程序。³⁸

44. 2019 年 10 月是南苏丹民间社会活动家 Peter Biar Ajak 被拘留的第 14 个月。2019 年 6 月 11 日，高等法院判处他两年监禁，原因是他在 2018 年 10 月 7 日蓝房子拘留所发生的警卫与囚犯僵持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并因此“扰乱和平”。³⁹ 蓝房子是国家安全局在南苏丹各地控制的很多法外拘留设施之一(见 S/2019/301)。

45. 在同一审判中，商人 Kerbino Wol Agok 因涉嫌领导这起事件被判处 13 年监禁。政府还因该事件判处 Simon Dau Makuei、Dar Duer Dar、Benjamin Agany Akol 和 James Bol Akec 5 年监禁。这六名男子最初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被国家安全局官员逮捕，并被带到蓝房子。迄今没有针对他们最初被拘留一事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指控。⁴⁰ 专家小组证实，被拘留者之所以激起了蓝房子事件，是因为蓝房子内部条件极其恶劣，包括酷刑和定点杀戮(见附件四)。⁴¹

46. 《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签署方、特别是政府未在过渡预备期采取行动改善追责工作。南苏丹官员再次承诺与非洲联盟全面合作，以便通过签署协议为南苏丹设立一个混合法院(第 5.1.5 和 5.3 条)。⁴² 由于继续发生侵犯人权的事件，专家小组注意到，幸存者、受害人的家庭、社区和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对在根据《协议》第 5 章设立混合法院方面出现的延误表示沮丧。⁴³

³⁸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成员、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³⁹ Ajak 先生的律师在 2019 年 6 月份宣判后就提出了上诉。虽然南苏丹的法律要求在 45 天内作出回应，但上诉法院尚未作出回应。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熟悉 Ajak 先生案的个人进行的访谈。见 *Radio Tamazuj*, “Lawyers representing Biar and Kerbino complain over delayed appeal”, 23 August 2019。

⁴⁰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并通过电话与熟悉案件的个人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见 *Radio Tamazuj*, “Lawyers representing Biar and Kerbino complain over delayed appeal”, 23 August 2019。

⁴¹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保密地点与安全部门官员和保密消息来源进行的访谈。

⁴² 《协议》第 5 章为通过利用和调整南苏丹丰富的风俗制度等方式伸张正义、促进和解和赔偿受害者提供了合理依据。

⁴³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本提乌、耶伊、朱巴、内罗毕、坎帕拉和亚的斯亚贝巴以及通过电话与社区和宗教领袖、民间社会成员和平民进行的访谈。

五. 资金和自然资源

47. 专家小组一直在按照关于非法开采或买卖自然资源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4(j)段(经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和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5 段(经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该段中安理会对挪用和转移公共资源以及对南苏丹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风险的经济不当行为表示关切),调查南苏丹自然资源,包括石油、黄金和柚木的开采情况(见附件五)。

A. 过渡政府与公共资源

48. 专家小组自 2015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查明争夺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如何威胁和平与安全(见 S/2015/656、S/2016/70、S/2018/292 和 S/2018/1049)。在成立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之前,政府未按照《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第 4 章⁴⁴ 采取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和挪用国家资金行为的措施,没有防范这种风险。该国政府和其他签署方未优先讨论如何实施财务管理条款,以防止继续争夺该国的自然和公共资源。⁴⁵

B. 非石油收入征收

49. 如《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第 4 章⁴⁶ 所述,该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税务局,作为该国负责征收非石油收入的税务机构。国家税务局报告称,2019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在当时的局长加纳公民 Olympio Attipoe 的管理下,来自税收和收费的非石油收入大幅增加了 3 600 万美元。⁴⁷ 国家税务局将征税统一纳入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和所得的单一整体账户,取消了对进口商的过多税收豁免,并在肯尼亚蒙巴萨开设了一个征收收入的美元账户,因为大多数进口到南苏丹的货物在蒙巴萨卸货。⁴⁸ 在非洲开发银行约 1 400 万美元的援助⁴⁹ 下,国家税务局增加了该国的非石油收入。

⁴⁴ 关于征税一般原则的第 4.1.4 条、关于公共财务管理要求的第 4.14.10 条、关于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石油和非石油收入管理的第 4.10.1.1 和 4.10.1.2 条。

⁴⁵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民间社会、外国外交官和全国过渡预备期委员会一名成员访谈。第 4.1.7 条包含立即进行经济和财务管理改革的要求,例如执行 2012 年《石油收入管理法》(第 4.8.1.1 条)和在过渡期开始三个月内“关闭法律批准以外的任何石油收入账户”(第 4.8.1.2 条)。

⁴⁶ 关于国家税务局作用和任务的第 4.10.1.4 和 4.10.1.5 条。

⁴⁷ 2019 年 8 月至 9 月在坎帕拉与民族拯救阵线和苏人解反对派访谈。2019 年 10 月与前被羁押人员的书信。见新华通讯社,“南苏丹从非石油来源征税 3 600 万美元”,2019 年 10 月 15 日。

⁴⁸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与银行从业者、发展经济师、苏人解反对派、南苏丹侨民、民间社会成员和苏人解运动前被羁押人员访谈。关于国家税务局管理和征收收入方面任务的第 4.10.1.5 和 4.10.1.6 条。

⁴⁹ 非洲开发银行的非石油收入调集和问责项目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加强财务控制和问责机制,并为国家税务局业务的各个方面提供资金,包括局长的薪金。

50. 8月23日，财政与经济规划部解雇了 Attipoe 先生，截至 2019 年 10 月中旬不准其离开南苏丹。⁵⁰ 解雇 Attipoe 可能会破坏迈向财务透明的最初步骤。⁵¹ 该国政府未公布为什么在他被解雇后展开调查，但多个机密消息来源表示，财政与经济规划部声称，国家税务局在该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蒙巴萨开设了收入征收账户。⁵² 专家小组确认，国家税务局在蒙巴萨的商业银行账户不是借方账户，意味着存款只能转到南苏丹银行。⁵³

C. 石油行业透明度

51. 预计 2019/20 年度石油收入将占政府收入的 80%至 85%。⁵⁴ 2019 年 9 月，南苏丹的原油产量达到约每日 175 000 桶，比 2018 年 9 月高出约 35%。产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前团结州油田迅速恢复，这些油田的产量约为每日 45 000 桶。⁵⁵ 加上前上尼罗州生产的石油，该国 2020 年产量有望接近每日 200 000 桶。⁵⁶

52. 石油部门仍旧缺乏透明度。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但石油部并未停止南苏丹石油的预售筹资安排。⁵⁷ 基尔先生根据《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规定，启动了对原油预售过程的高级别调查，⁵⁸ 但调查结果尚未公布。⁵⁹

53. 专家小组无法核实该国政府与石油预付款、货物和还款条件有关的金融负债，因为政府尚未根据《协议》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规定⁶⁰ 发布石油销售的当前数据，也没有发布其销售报告。

54. 自《协议》签署以来，该国政府一直试图吸引对石油行业高价值合营企业项目的投资。2019 年 5 月，政府与南非国有战略燃料基金签署了一项价值 10 亿美

⁵⁰ 财政与经济规划部，2019 年 8 月 23 日关于终止国家税务局局长服务的部长令 RSS/MoF&P/MO/3/08/19(附件六)。

⁵¹ 2019 年 9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朱巴、内罗毕和华盛顿特区与外国外交官和发展官员访谈。

⁵²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保密消息来源的访谈。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苏人解运动反对派 2019 年 2 月 2 日的公函“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对解雇国家税务局局长 Olympio Attipoe 博士后的财务管理和经济改革表示关切”。

⁵³ 2019 年 10 月在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保密消息来源的访谈。

⁵⁴ 2019/20 年度预算草案预计净收入为 1 799.8 亿南苏丹镑，其中 1 501.28 亿镑来自石油，298.52 亿镑来自非石油收入。

⁵⁵ 2019 年 10 月通过电话与南苏丹石油部门官员和商人的访谈。

⁵⁶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以及通过电话与石油部门官员、外国外交官和一名行业分析师的访谈。

⁵⁷ 2019 年 10 月通过电话与一名石油部门官员、一名行业分析师和一名商人的访谈。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完成对南苏丹的访问”，2019 年 3 月 18 日。

⁵⁸ 2019 年 9 月在朱巴与一名前政府官员和外国外交官的访谈。第 4.8.1.3 和 4.14.4 条。

⁵⁹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朱巴以及通过电话与苏人解运动反对派、外国外交官和一名前政府官员的访谈。

⁶⁰ 第 4.8.1.3 条，其中要求在过渡后六个月内审查与石油有关的贷款和合同；关于公开、透明和竞争性销售南苏丹石油的要求的第 4.8.1.7 条；关于公布贷款和合同的第 4.14.4 条。

元的勘探和产量分成协议，以勘探琼格莱州的石油特许权“B2 区块”，并建设一个炼油厂。该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⁶¹

55. 石油部计划拍卖 8 个未勘探的油气特许区块的勘探和开发许可证，并计划在 2022 年之前在南苏丹建设 4 个炼油厂，南苏丹目前还没有炼油能力。⁶² 专家小组一直在询问是否有任何签约金或与合资企业项目有关的相关预算外付款，因为政府在高价值交易中的股份缺乏明确的监督，仍然容易发生公共资金被挪用现象。⁶³

D. 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木材开采案例研究

56. 正如专家小组之前报告的(见 S/2019/301)，苏人解反对派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领导层都继续在前中赤道州和东赤道州他们控制的地区开采和交易木材。武装团体没有按照《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的要求参与进驻营地或建设营房的过程，而是继续通过对柚木和桃花心木非法采伐、销售和征税获得收入。此外，武装团体的活动使当地社区流离失所，其中一些人逃到了乌干达。

57. 专家小组证实，至早自 2017 年 5 月初以来，苏人解反对派一直从耶伊河州卡约凯吉县的木材非法开采和贸易中获利。苏人解反对派获得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小批量弹药和医疗用品。⁶⁴

58. 专家小组收到的可信消息表明，苏人解反对派 2B 师的 Moses Lokujo 少将直接参与对在其控制下的 Liwolo、Kariwa、Kendire、Kala、Ajio、Lora Manglotore、Bori、Lowili 和 Katire 等镇非法采伐的柚木和桃花心木征税，还积极参与向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接壤的边界运送原木。⁶⁵

59. 2017 年 5 月，Lokujo 少将砍伐卡约凯吉周围的柚木和桃花心木，迫使当地社区接受其部队在该地区开采木材的行为。与专家小组交谈的社区代表证实，为苏人解反对派砍伐树木破坏了社区的经济，导致当地人失去收入。此外，部队骚扰拒绝服从命令的社区成员，导致许多人逃到乌干达的难民营。⁶⁶

⁶¹ 2019 年 9 月在朱巴和内罗毕与一名行业专家、记者、外国外交官和一名石油部官员访谈。见路透社，“南苏丹同意与南非进行石油勘探交易”，2019 年 5 月 6 日。

⁶² 专家小组存档的机密文件。见《非洲石油和电力》，“南苏丹预告自 2011 年以来首轮石油和天然气许可招标”，2019 年 10 月 9 日。

⁶³ 第 1.19.1 条要求迅速改组和重建南苏丹的主要监督机构，包括在过渡后两个月内提名反贪委员会主任(第 4.4.1.7 条)，并在四个月内任命国家审计长(第 4.5.4 条)。

⁶⁴ 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坎帕拉以及通过电话与民族拯救阵线、一名耶伊河州前政府官员、社区领袖和柚木商人的访谈。

⁶⁵ 专家小组已通过书面信函征求苏人解反对派的评论意见，但尚未收到答复。

⁶⁶ 2019 年 9 月在坎帕拉以及通过电话与社区领袖、民间社会和一名民族拯救阵线代表的访谈。

60. 苏人解反对派强迫进行伐木和运输的木材采伐公司和贸易商支付保护费。⁶⁷ 贸易商大多使用从卡约凯吉到乌干达的主要运输路线，沿 Koboko-Yumbe-Oraba 公路一线。专家小组证实，木材贸易商为获得伐木权向苏人解反对派支付最高 600 美元，并为运输原木穿过其控制区域支付 800 美元。在耶伊河州，一立方米柚木的价格在 65 至 100 美元之间，取决于木材的长度和宽度。⁶⁸ 该交易利润可观，在乌干达原木定价高达每立方米 410 美元至 620 美元。⁶⁹

61. 专家小组还收到信息：前东赤道州 Pageri 县(Pageri 镇和 Moli Lowa 镇)和 Ajaci 县(Palwar 镇和 Owiny Kibul 镇)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指挥官自 2017 年 4 月以来利用木材贸易。⁷⁰ 在 Pageri 县，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特别是部署在 Moli 的老虎师部队，积极砍伐木材并要求伐木公司缴税才允许其采伐和运输木材。⁷¹ 专家小组证实，非法伐木的最终受益者是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行政和财务负责人 Johnson Juma 少将。⁷² 专家小组继续调查这些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控制区域的木材定价和贸易。

六. 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执行情况

A. 资产冻结

62.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71(2019)号决议，专家小组继续收集并审查关于会员国对 8 名被指认个人执行资产冻结措施的信息。专家小组注意到，被制裁的个人之一 Peter Gadet(SSi.006)，于 2019 年 4 月在喀土穆去世。⁷³

63. 根据获得的文件和资料，专家小组确定，在一家肯尼亚银行中有账户的三个商业实体与马利克·鲁本·里亚克·伦古(SSi.007)有关；在一家肯尼亚银行有账户的三个商业实体和在一家南苏丹银行有账户的一个实体与保罗·马隆·阿万(SSi.008)有关。⁷⁴ 专家小组要求提供关于这些账户的资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有关银行的任何收悉通知。

⁶⁷ 专家小组在根据第 2428(2018)号决议提交的最后报告(见 S/2019/301)中强调，Lokujo 少将利用忠心的最高酋长和县长与伐木公司和贸易商谈判伐木和运输时保护费的征收额。2019 年 8 月至 10 月在坎帕拉与社区成员、民族拯救阵线和柚木贸易商访谈。

⁶⁸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耶伊和坎帕拉与社区领袖、民间社会和民族拯救阵线访谈。

⁶⁹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热带木材市场报告》，第 23 卷，第 17 号(2019 年 9 月 1 日至 15 日)，第 7 页。

⁷⁰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和坎帕拉与社区领袖、木材商人和苏人解反对派代表访谈。

⁷¹ 2019 年 9 月在朱巴和托里特(南苏丹)与社区领袖和苏人解反对派军官访谈。

⁷² 2019 年 9 月在托里特与社区领袖、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人员和苏人解反对派军官访谈。专家小组已通过书面信函征求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评论意见，但尚未收到答复。

⁷³ 《苏丹论坛报》，“南苏丹人 Peter Gadet 在喀土穆去世”，2019 年 4 月 16 日。

⁷⁴ 专家小组存档的文件以及 2019 年 9 月至 10 月在朱巴与苏人解反对派政治代表、一名非政府组织活动家和在托里特与一名民间社会活动家的访谈。

64. 专家小组还通过埃及、肯尼亚、苏丹和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这些国家致函，询问资产冻结措施的执行情况。在本任务期内，专家小组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B. 旅行禁令

65. 专家小组继续监测旅行禁令的执行情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确定加布里埃尔·约克·里亚克(SSi.001)在肯尼亚当局没有向委员会提出旅行禁令豁免请求的情况下，参加了 2019 年 8 月 11 日至 26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东非共同体军运会和文化活动(见附件七)。

66. 根据专家小组收集的确凿信息，保罗·马隆·阿万(SSi.008)于 2019 年 7 月 2 日乘坐肯尼亚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内罗毕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他于 2019 年 7 月 13 日乘坐肯尼亚航空公司的航班从约翰内斯堡返回内罗毕，旅行时使用了一本乌干达外交护照(护照号：DA025963)。⁷⁵

七. 结论

67. 在延长过渡预备期开始六个多月后，签署方在执行《解决南苏丹冲突重振协议》方面未作出任何重大决定。特别令人关切的是，该国政府对遵守协议中关于安全安排、州的数目及其边界以及财政责任的条文或精神丝毫没有兴趣。这些根深蒂固的立场侵蚀了签署方之间的信任，危及协议的存续，并对南苏丹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68. 在这种执行不足的情况下，不一致、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国际介入未能迫使各方遵守原本的书面协议。目前重视精英阶层做出妥协，还重视为组建重振后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设定最后期限，这种做法有利于不发生战争，而没有为数百万疲惫不堪的平民创造实现持久、包容、真正和平的条件。区域和国际调解人应侧重于促进回归建设性包容各方的对话以及《协议》的条文，该协议是唯一商定的和平框架。

八. 建议

69. 在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21 段(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将其延长)条件的基础上，安全理事会关于南苏丹的第 2206(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应请安理会促请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邻近南苏丹的会员国经营的商业银行，加强与专家小组的合作。专家小组向区域性金融机构就资产冻结的执行情况致函，但大多数信件未收到答复，因此若对第 21 段进行修正，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专家小组，可进一步促使金融机构遵守制裁制度。

70. 鉴于区域当局和商业航空公司对执行旅行禁令非常重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2 段(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将其延长)，委员会应促进

⁷⁵ 专家小组向肯尼亚和南非发去了正式函件，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任何答复。2019 年 7 月至 8 月在保密地点与保密消息来源访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南苏丹制裁委员会修改了其制裁名单的一条”，2019 年 6 月 25 日新闻稿。

与区域会员国开展关于执行旅行禁令的联合培训方案。此类培训应该召集政府当局，包括外交部、情报部门、移民官员和航空当局，以及在该地区运营的商业航空公司。

71.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授权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检查进入南苏丹、经委员会根据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5(f)和(g)分段(经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批准豁免的货物，从而修正武器禁运。专家小组注意到，委员会使用的豁免和通知程序对成功执行武器禁运至关重要，对被豁免的交货进行实地核查将提高武器禁运的成效。

72. 为确保有效执行武器禁运，根据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8 和 9 段(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将其延长)，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敦促安全理事会促请邻近南苏丹的会员国，向委员会报告为检查运往南苏丹的货物而采取的步骤。此外，邻近南苏丹的会员国应根据安理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0 段(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将其延长)向委员会提交检查报告。

73. 委员会应鼓励南苏丹政府和邻近会员国加强努力，防止非法开采和交易木材。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8(2018)号决议第 14(j)段(经安理会第 2471(2019)号决议重申)，这些非法活动直接和间接地资助了武装团体，包括政府安全部队。

Annex I

Communiqué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the consultation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COMMUNIQUE OF THE IGAD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THE CONSULTATION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R-ARCSS

21st August 2019
Addis Ababa, Ethiopia

The IGAD Council of Ministers convened a consultation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R-ARCSS on the 21st August 2019 in Addis Ababa, Ethiopia,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H.E. Gedu Andargachew**,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nd Chairperson of the IGAD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session was attended by **H.E. Ahmed Isse Awa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H.E. Sam Kutesa**,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Uganda; **H.E. Mohamed Ali Hassa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Djibouti; **H.E. Hirut Zemene**, Stat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H.E. Ababu Namwamba**, The Chief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H.E. Deng Dau Deng Malek**,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H.E. Omar Dahab**, Under 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H.E. Mahboub Maalim**, IGAD Executive Secretary; **H.E. Amb. Smail Chergui**,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Commissioner for Peace and Security, **H.E. Dr. Ismail Wais**, IGAD Special Envoy for South Sudan; **H.E. Stephen Kalonzo Musyoka**, Kenya's Special Envoy to South Sudan; **H.E. Jamal El-Sheikh**, Sudan's Special Envoy to South Sudan, **H.E. Lt. Gen Augustino Njoroge**, Interim Chairperson of the Reconstituted Joi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R-JMEC); **Maj. Gen. Desta Abiche Ageno**, Chairperson of CTSAMVM, **H.E. David Shearer**,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to South Sudan and Head of UNMIS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to the R-ARCSS namely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in Opposition, South Sudanese Opposition Alliance,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SPLM-Former Detainees as well as South Sudanese stakeholders.

Representatives of AUC, the U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IGAD Partners Forum (IPF), the Troika (Norway, UK and USA), RJMEC and China made statements during the opening session.

After listening to the presentation by the IGAD Executive Secretary on the IBC report, the statement of the IGAD Special Envoy for South Sudan,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PTC, Interim Chairperson of R-JMEC; and Chairperson of CTSAMVM;

T + 253 21 35 40 50 F + 253 21 35 69 94 E info@igad.int
Avenue Georges Clemenceau, Djibouti P.O. Box 2653, Republic of Djibouti
www.igad.int

The Council,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R-ARCSS and stakeholders:

1. **Appreciates** that the ceasefire is holding and as a result South Sudan has experienced relative peace, and in this regard **calls** for the cantonment process to be expedited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holding of the ceasefire in South Sudan;
2. **Commends** the Parties to the R-ARCSS for the important work they are doing in the various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he Agreement;
3. **Welcomes** the conducive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creat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RCSS;
4. **Recognizes and commend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for moving back and working from Juba;
5. **Takes note** of the progress mad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ARCSS;
6. **Appreciates** the cordial and constructive manner with which the Parties conducted the consultation meeting;
7. **Commits** to engage their respectiv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to directly engage H.E. President Salva Kiir to disburse the balance of the pledged USD 100 million;
8. **Urg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to be transparent and put in plac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the use of fund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ce Agreement;
9. **Recommends** to the IGA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to convene face-to-face meeting of the top leadership of the Parties to discuss and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10. **Further recommends** to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to hold an Ordinary Summit of IGAD in mid-September 2019 to deliberate on and decide, among others, the status of Dr. Riek Machar;
11. **Resolves** that at least 50% of the 83,000 necessary unified forces should be cantoned and barracked, trained and deploye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2019;
12. **Welcomes** the adoption of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DDR Commission by the Parties and stakeholders, and the subsequent nomination of candidates by all except the TGoNU and in this regard **decides** that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DDR Commission should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August 2019;
13. **Urges** the Parties to continue dialoguing and consulting on the issue of the number and boundaries of states with a view to find a common solution, and report on the same to the next IGAD Ordinary Summit in mid-September;
14. **Congratulates**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on the power-sharing deal signed between the Transitional Military Council and the umbrella group Alliance for Freedom and Change that paves the way for a transition to a civilian-led government;
15. **Also congratulates** the Republic of Kenya on being nominated Africa's candidate for a non-permanent seat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for 2021-2022, and **commends** Djibouti for graciously conceding the results;
16. **Decides** to remain seized of the matters.

-End-

Annex II

Case study on internal fighting among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Army in Opposition in Maiwut State

Events in Maiwut state (former Upper Nile state)¹ exemplify how the government, while discussing peace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SPLM/A-IO, has in parallel been co-opting constituencies within the Nuer community, Riek Machar's historical power-base, to strategically weaken his position.² While this strategy produced visible results in Maiwut, it has also been attempted, less successfully, in Fangak and in the greater Nasir areas of Upper Nile.³

The Panel has corroborated evidence that President Kiir is implementing this plan throug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Bureau of the NSS, Lieutenant General Thomas Duoth, an ethnic Nuer, as well as other Nuer in the government who are operating under the direct orders of the First Vice President, General Taban Deng Gai, who is also Nuer.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Deng Gai has viewed the possible return of Machar into the government as a direct threat to the former's current position and his overall political role.⁴

Maiwut state, near the Ethiopian border, was one of the main points of entry used for weapons and food that in the past were delivered to the SPLM/A-IO from outside South Sudan. As a consequence, Maiwu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areas curren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PLM/A-IO.⁵ The area is mostly inhabited by ethnic Ciec-Waw Gajaak Nuer, one of the two ethnic components of the Jikany Nuer.⁶ These communities have been supportive of the SPLM/A-IO under Machar's leadership since its formation.⁷

In July 2019, simmering tensions between SPLM/A-IO military commanders in the area developed. Since 2017 the area has been under the command of two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Major General James Khor Chol, the commander of SPLA-IO Division 5, and Major General James Ochan Puot, the commander of a special force that Machar sent into Maiwut from northern Upper Nile in 2017 to support Chol in fighting the SPLM/A-IO faction led by Deng Gai. Ochan's strategic intervention allowed the SPLA-IO under Machar's command to push the SPLA-IO faction led by Deng Gai towards the border with

¹ The area is referred to as Adar state by the SPLM/A-IO.

² Interviews, SSPDF Military Intelligence, SPLM/A-IO Riek Machar faction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SPLA-IO Taban Deng Gai faction senior commanders, Gajaak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Juba, Nairobi, Khartoum, Kampala,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October 2019.

³ Interviews,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reg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SPLM/A-IO senior leadership, TGoNU representatives, Juba, Nairobi, Khartoum, Kampala,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⁴ Interviews, SPLM/A-IO(TDG) senior representatives, former SPLM/A-IO(TDG) representatives, Nuer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⁵ Interviews, SPLM/A-IO(RM) senior commanders and political leader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reg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October 2019.

⁶ Other Gajaak Nuer sub-groups are Ciec-Chany, Thiang Ciec-Kan, Ciec-Nyajani, and Ciec-Reng.

⁷ The other sub-group is the Gajouk.

Ethiopia. This manoeuvre confined Deng Gai's forces to Pagak town, securing Maiwut under Machar faction's control. Ochan was subsequently named deputy commander of SPLA-IO Division 5.⁸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military victory, General Ochan, who is a local Ciec-Waw, not only gained local popularity, but also controlled a significant share of local resources. Ochan controlled cattle, crops, revenues from cross-border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Ethiopia and the collection of local taxes. The revenue from these resources had previously benefitted Chol, who hails from Ciec-Niajany. Eventually this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ommanders over the division of resources grew until Chol unsuccessfully requested that the SPLA-IO command order Ochan to return to Nasir.⁹

In early 2019, the SPLA-IO forces in the area engaged in minor clashes with one another as tensions festered. To avoid further confrontation, and to re-group in preparation for a possible escalation, Ochan redeployed to Maiwut town, while Chol remained in Turow.

In parallel, tensions developed within the SPLM-IO leadership in Adar state,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Adar state governor, General Stephen Pal Kuon (from the Thiang Ciec-Khan community) and local Ciec-Waw community leaders. Governor Kuon allegedly complained to the SPLM/A-IO leadership about Ochan, alleging that he had mobilized the local community against him. When, in response, the governor attempted to remove local Ciec-Waw county commissioners from Maiwut and Jotome counties, replacing them with Ciec-Chanys, the local Ciec-Waw community protested these new appointments. Machar intervened by appointing a new, ethnically non-Gajaak, commissioner, who was accepted by the local communities.

Governor Kuon grew increasingly unhappy with the new commissioner and with the Ciec-Waw community more broadly, eventually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General Chol against General Ochan.¹⁰ Minor skirmishes resulted in May and June 2019. Some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cattle were slaughtered in retaliation. Tensions escalated further on 31 July 2019 when Chol deployed military forces from Turow, the headquarters of SPLA-IO Division 5; Jekou, Machar's historical headquarters; and Lolnyang into Maiwut, in order to disarm Ochan's forces. Ochan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prepared to oppose them.

Upon Chol's arrival in Maiwut, fighting erupted, and local Ciec-Waw armed youth, formerly part of the White Army, sided with Ochan's SPLA-IO forces against Chol's forces. Chol's force were repelled from Maiwut on the first day of fighting. The following day, Chol attacked Maiwut with additional forces, and captured the town, leading Ochan's forces to flee. The Panel received multiple reports of displacement, killings, looting and SGBV abuses resulting from the fighting.¹¹

Ochan then requested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forces stationed in Pagak. The Governor of Maiwut state, Bol Ruach Rom, who is aligned with Deng Gai, agreed to support Ochan. Soon after, the SSPDF supplied Ochan with weapons, ammunition, and intelligence support.

⁸ Interviews, SPLM/A-IO(RM) senior leadership, former SPLM/A-IO(TDG) representative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⁹ Ibid.

¹⁰ Interview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¹¹ Ibid.

Seizing this opportunity to inflict a territorial and popularity loss on Machar, Deng Gai and General Thomas Duoth also involved General Garouth Gathuoth, a government-aligned Jikany Nuer from Nasir, now based in Juba, to manipulate the local conflict to the government's advantage and recruit Ochan and his force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¹²

With Deng Gai, General Thomas Duoth and General Garouth Gathuoth's support, Ochan attacked and re-took Maiwut on 6 August 2019. The Panel received multiple credible reports that Ochan's forces eventually advanced on Turow and burned down the town, leading to further killings, looting in the area and SGBV. Turow is also a designated SPLA-IO cantonment site.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a Ciec-Waw general, Saddam Chayot Manyang, based in Khartoum and allied to Machar, was also given money by Juba to go to Maiwut with a government-chartered plane in order to brief Ochan and Ciec-Waw elders on the need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Machar and join the government. Local White Army commanders, however, refused.¹³

Ochan convinced Maiwut, Jotome and Thouch counties' commissioners to write a communique with the Ciec-Waw community leader. In the name of the Ciec-Waw, the community leader announced that their community in Maiwut remained within the SPLM/A-IO but disowned the leadership of Machar, even as the community did not openly side with President Kiir.

Manyang's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was short-lived. After his initial defection, he travelled to Ethiopia to visit Machar. Paid this time by Machar, he re-joined Machar's faction of the SPLM/A-IO and abandoned his pro-government negotiations. The SPLM/A-IO loyal to Machar also sent a delegation to negotiate with Ochan and the Ciec-Waw community. On 22 September 2019, however, Major General Ochan formalized his defection from the SPLM/A-IO by declaring his loyalty to President Kiir in Juba. Ochan stated that his forces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ce agreement, and I will work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South Sudan." He has since created a provisional military council in Maiwut.¹⁴ However, his decision to openly defect to the government has raised tensions among Ciec-Waw community leaders, whose objective was to protect the local population, rather than participate in proxy contests or weaken Machar's power base in former Upper Nile state.¹⁵

¹² Interviews, SSPDF Military Intelligence, NSS personnel, SPLM/A-IO Riek Machar senior leadership, former SPLM/A-IO Taban Deng Gai representative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regional intelligence, confidential sources,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¹³ Ibid.

¹⁴ See Radio Tamazuj, SPLA-IO's top general defects to government, 22 September 2019: <https://radiotamazuj.org/en/news/article/spla-io-s-top-general-defects-to-government>

¹⁵ Interviews, community leaders, elders and civil society, Juba, Nairobi, Addis Ababa,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Annex III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recruitment and training outside the pre-transit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of the Revitalized Agreement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The Panel has corroborate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 recruitment of over 10,000 fighters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former Warrap state (Gogrial, Tonj and Twic areas), President Kiir's ethnic powerbase, ove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¹ The government used community chiefs to recruit local youths, including some children, either voluntarily or forcefully.² Some SSPDF soldiers from these areas who had deserted and returned home were also forcefully enrolled in this process.³

Training for this force started in August 2019 in Yithkuel, Tonj South.⁴ Sources within the security services acquainted with the training told the Panel that the new force is under the direct command and control of the NSS, and simply "trained under SSPDF name".⁵ The NSS has provided logistics, food and instructors.⁶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within the NSS and the president's office, this force's recruitment started as a consequence of discussions between President Kiir,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Bureau (ISB) of the NSS, Lieutenant General Akol Kur Kuuc, and local community elders that took a presidential tour in Bahr el Gazhal in March 2019.⁷ Reportedly during these meetings, the president had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lack of discipline among various SSPDF divisions.⁸ Both President Kiir and Kuuc allegedly affirmed that the units they could rely upon were those in the SSPDF headquarters, namely the Tiger Division and the NSS Division for Operations. Therefore, they convinced local Dinka elders in former Warrap state of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forces loyal to them, using their ethnic power base in Warrap.⁹

In addition, the Panel corroborated evidence that a training in infantry and urban warfare techniques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NSS facilities in Luri, aim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mbat capacities of the NSS operational units under the Division for Operations.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the training is being supervised by NSS 2nd Lieutenant Mohammed Alex, under the overall command of Kur Kuuc.¹⁰

¹ Interviews, NSS and SSPDF high-ranking officers, community leaders,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2019.

² Local leaders who declined to and were dismissed from their posts. Interviews, community leaders, civil society,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Juba, by phone; August-October 2019.

³ Ibid.

⁴ Ibid.

⁵ Interviews, NSS high-ranking officer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September-October 2019.

⁶ Ibid.

⁷ Interviews, NSS and TGoNU officer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September-October 2019.

⁸ Ibid.

⁹ Interviews, NSS and SSPDF high-ranking officer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September-October 2019.

¹⁰ Interviews, NSS high-ranking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by phone; September-October 2019.

Annex IV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that led to the standoff on 7 October 2018 at the Blue House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inside the Blue House, most often the ‘criminal’ section, detention conditions are degrading. Most inmates have never been charged and a register containing a list of all the detainees in the facility was only introduced in early 2019.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e detainees’ lack of access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visits of relatives and any significant medical attention, as well as details on the tactics of food denial; pervasive patterns of tortur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umiliations.¹

The sources specifically referenced a common practice known as the “midnight pickup”, a form of forcible disappearance, which detainees consider to be the most terrifying abuse committed.² As part of the “midnight pick up” inside the Blue House, the NSS imposed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certain detainees in both the ‘political’ and in ‘criminal’ sections.³ The Panel heard multiple corroborated accounts regarding solitary cells—‘number seven’ in both sections—where detainees were suddenly and forcefully taken out of the cells at night by NSS officers under the presumption of further interrogation. Sources recalled to the Panel that no prisoners picked up from these cells ever returned.⁴

According to multiple sources, the NSS transported the forcibly disappeared detainees to the NSS facilities in Luri, where the detainees were tortured and then either executed or “thrown in the river in a drum with heavy stones”⁵ by a dedicated group acting on orders of the then-NSS Luri commander and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ISB.⁶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among those taken from the Blue House and consequently killed were Aggrey Idri and Samuel Dong Luak, whose fate was described in the Panel’s final report ([S/2019/301](#)).

The Panel further corroborated that the horrendous detention conditions, and in particular the ‘midnight pickups’ practices were the main reason behind the prisoners’ protest that initiated the 7 October 2018 standoff in Blue House. This forcible disappearance practice has been discontinu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prisoners’ standoff. However, the Panel corroborated that other forms of torture and abuses in the Blue House, as in other NSS detention centres, has remained unchanged.⁷

¹ Interviews, South Sudan’s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October 2019.

² Ibid.

³ Also known as ‘zanzan’.

⁴ A list of disappeared prisoners taken away during the ‘midnight pickups’ is on file with the Panel. Interviews, South Sudan’s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October 2019.

⁵ Interview, security service personnel; location withheld; September 2019.

⁶ Interviews, South Sudan’s security sector officers, confidential sources; locations withheld; August-October 2019.

⁷ Ibid.

Annex V

Gold in South Sudan

The Ministry of Mining (MoM) has awarded at least twelve companies exploration licenses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agreement in August 2018.¹ The exploration licenses, which cost \$USD 10,000 plus annual rent, are in part speculative investments because the country has not completed a detailed mapping of its mineral resources to survey the volume and location of deposits. In September, the MoM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Canadian Advanced Satellite Imaging (CASI) Ltd., an affiliate of CVMR corporation, to conduct the first satellite imaging of the country's minerals.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financed the study.²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MoM has also issued small-scale mining licenses to 10 companies in a concentrated area of Gorom, Juba State, about 30 km southwest of Juba.³ Only one of the companies, 4MB, has constructed its site for mining operations, and is the only legal mechanized small-scale gold mining operator in the country.⁴

The MoM's awarding of exploration licenses contrasts with the on-the-ground reality that almost all gold mining in South Sudan is artisanal, which is managed and regulated at the local or state level.⁵ As such, the MoM lacks the complete authority to regulate and tax artisanal mining.⁶ This fragmented system of authority benefits armed groups, who exploit, tax, and trade gold, as the Panel's final report (S/2019/301) reported,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management of the sector.⁷

¹ Based on MoM information and online public cadastre portal: <http://portals.flexicadastre.com/southsudan/>.

² Interview, confidential source; by phone; September-October 2019.

³ Interview, MoM; Juba; September 2019.

⁴ Interviews, MoM; 4MB; registered mining companies; Juba; September-October 2019.

⁵ Article 4.8.1.14.4 determines that the RGToNU shall ensure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Mining Act, 2012, which defines artisanal mining to mean traditional and customary mining operations using traditional or customary ways and means; does not include any minerals occurring more than 10 metres below the surface, whose recovery requires the use of explosives or that overlies mineral resources.

⁶ Interview; Ministry of Mining; industry expert, foreign diplomat; Juba,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19.

⁷ Article 4.8.1.12 outlines th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in contracts for natural resources.

S.SUDAN MINING F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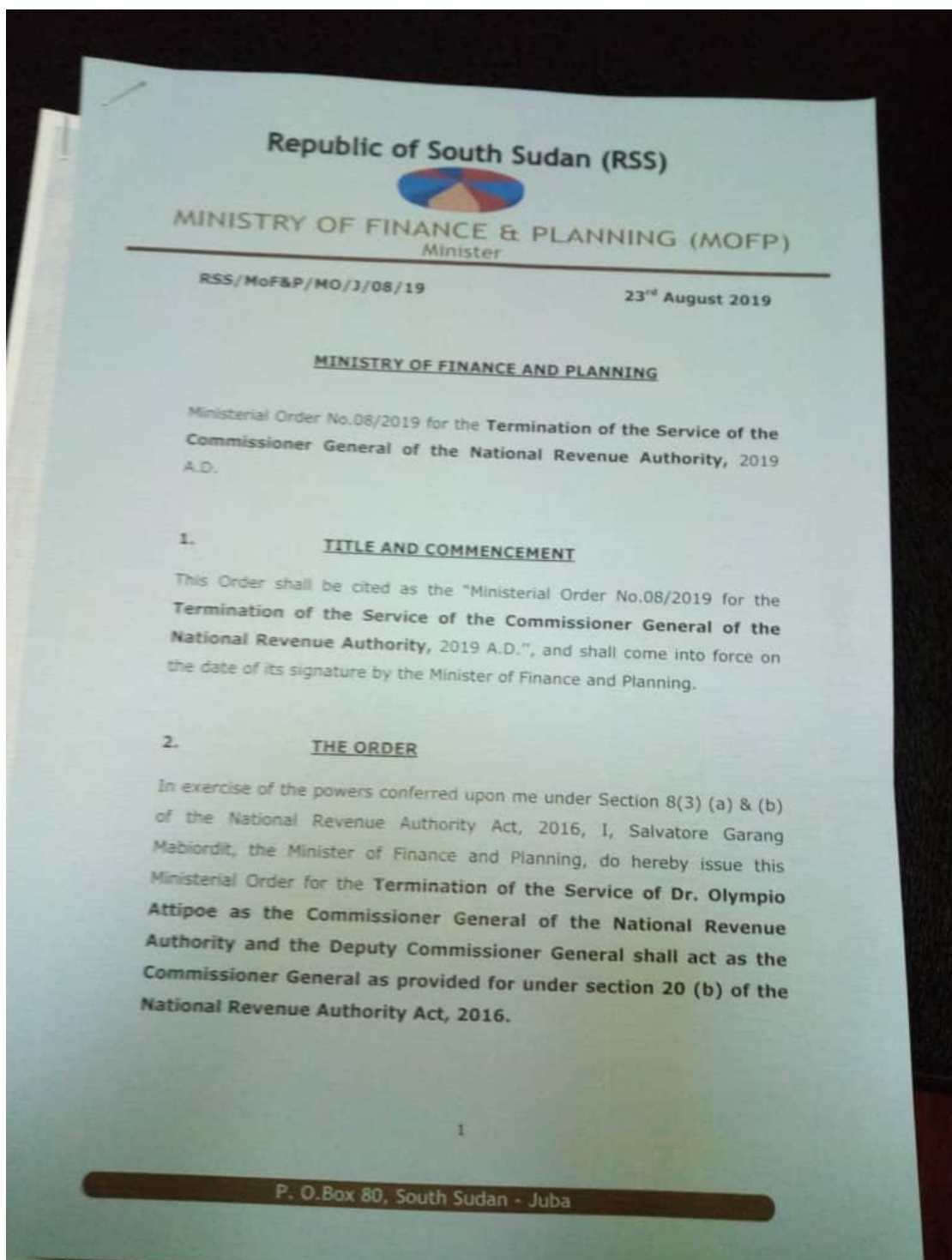
EXPLORATION LICENSE	FEE(USD)
Application Processing Fee	10,000
Registration Fee	500
Base Amount per CU (for calculating minimum expenditure)	14
Annual Rent per CU	1.43
Application for Exploration Licence Relinquishment Processing Fee	2,000
Registration Fee for Relinquishment	100
Application for Exploration Licence Suspension Processing Fee	3,000
Registration Fee for Suspension	150

SMALL-SCALE MINING LICENSE	FEE(USD)
Application Processing Fee	6,700
Registration Fee	300
Annual Rent per CU	180
Application for Term Renewal Processing Fee	3,300
Renewal Registration Fee	170

CU = CADASTER UNIT





1 km² = 5 CU

Annex VI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Planning letter of
dismissal of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the National
Revenue Authority



Annex VII

Participation of Gabriel Jok Riak (SSi.001) in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games

	<p>Republic of South Sudan MINISTRY OF DEFENCE</p> 	
<p><i>Directora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Relations</i></p>		
<p>Our Ref: MOD/DIPR/2407/2019 Your Ref:</p>		<p>Wednesday, July 24, 2019</p>
<p>The Secretariat, East African Community (EAC), ARUSHA – TANZANIA</p>		
<p>Dear Secretary General,</p>		
<p>Sub: <u>Confirm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EAC Military Games and Cultural Event</u></p>		
<p>The Directora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and Veteran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presents its compliments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and has the pleasure of informing the esteemed Secretariat that the Honourable Minister of Defence and the Chief of Defence Forces have accep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as invited. The Directorate therefore wishes to inform that the South Sudan delegation shall comprise the following:</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Hon Kuol Manyang Juuk (Minister); 2. General Gabriel Jok Riak Makol, CDF; 3. Maj Gen Kuol Deng Abot; 4. Brig Gen Santo Domic Chol; 5. Capt Ayuen Matthew Mabiey; and 6. Capt Deng Tong Akol. 		
<p>The Directora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Re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and Veterans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Sudan seizes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 the assurances of its highest consideration.</p>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  </div>		
<p>Maj Gen Kuol Deng Abot Director General</p>		
<p><i>Cc: File</i></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small;">MOD/RSS/Bilpham GHQs, Tel: +21197468864 / +211955683492, Email: abotkuol@gmail.com</p>		